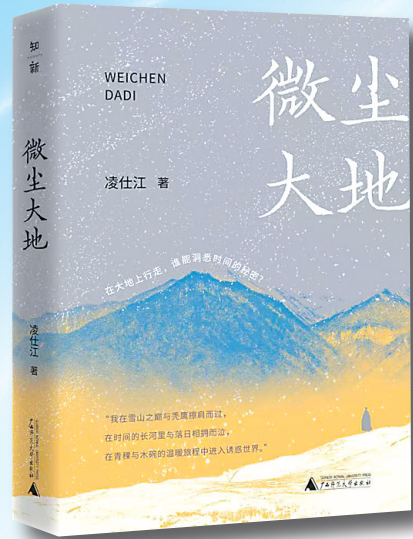


从遥远的“熟悉”到近处的“陌生”

冯俊龙



最近,品读四川作家凌仕江老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《微尘大地》,不同于从前集中书写西藏,他对西藏的抒情与审视,开始转移到对个体生活与自然和众生的思考。当然,风格上也有所不同,凌仕江从遥远的诗和远方,回归到了人间烟火气十足的当下,甚至退守到那遥远的小山村。

作家的书写,都是在通过文字尽可能地表达自己的思想,并且希望让别人接受、传播。凌仕江的散文以细腻、深情、诗性、质感、唯美著称。在《微尘大地》之前的散文集,大多是以西藏为主要叙事对象。媒介与读者,可能较广泛地

认可他“用灵魂贴着西藏地平线独语的写作者”这样的评语。无论是否赞誉,这样的评语都不可否认地给凌仕江打上了深深的“西藏烙印”。

凌仕江是四川人,当兵去西藏,西藏可以说是铸就他生命辉煌的开始。凌仕江的“西藏系列”,不仅是他人生印迹的文本记录与成长过程的综合反映,更是他走进西藏、走出西藏之后对西藏的思考。凌仕江在书写西藏的同时,也早已开始了对西藏之外的书写储备。散文集《微尘大地》的出版,标志着凌仕江从遥远的“熟悉”彻底回到近处的“陌生”,这就是他从成长的他乡到生根的家乡的回归。

正如凌仕江在《微尘大地》的自序《在大地上找寻自己的影子》中写的那样:“唯有命运转折处的喜马拉雅,屹立在世界高处,看着我渐行渐远。”凌仕江走出喜马拉雅后,在这本散文集子里,畅快淋漓地书写了他的家乡。

虽然同样延续特有的“凌氏风格”——唯美与诗性并重,细腻和梦幻同在,但《微尘大地》多了匍匐大地的坦诚,注入了文化、美学与哲学的思辨。《隐谷秘史》中古老的老屋有了一个极其浪漫的名字,但故乡正在沦陷进更加深远的孤独之中;《我的城与乡》里那些在乡村与城市之间的挣扎和渴望,使人心生割裂般的疼痛;还有家有儿女却不婚不嫁的老人、肩担“鸭篷子”的舅舅,早已消失在寂静的乡村(《空白的纸》)……无数离开家乡的游子,通过凌

仕江笔下的文字,看到了家乡那些本来应该令人欣喜的景象,却在发生令人不可思议的变化。他们也许会难过得落泪,也许会长久地沉默。岁月已经把那些曾经牢固附着在上面的人、事、记忆,一点点剥离,一点点丢弃。

作为在繁华城市生活的书写与思考者,凌仕江用文字记录乡村、描绘乡村的人和事,试图留住被时光抛弃的记忆。但是,记忆既然能够被时光抛弃,文字是否能捡拾回来?能,也不能。捡拾回来的记忆不再鲜活,被忘记的记忆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记在纸上的,有你的过去、你我的父辈,还有父辈们遥远的过去。你的故事里,有我的伤痛和眼泪;我的悲欢里,有你潜伏的情愫与历史。

凌仕江通过《二莽》,生动细致地描绘出了一幅“与时俱进”的社会生活图景。我以为,凌仕江这本《微尘大地》,仅《二莽》这篇文章,就可以闪耀出无限光辉。二莽是乡村人情变化的浓缩,也是家乡成为“再也回不去的故乡”的根源。从家乡的二莽身上,可以寻觅到城市“二莽”正在增加的因由:“因为彼此不知对方姓名,不曾谈起我们来自哪里,对方蠕动嘴唇,想说什么又无从说起,即使勉强地挪动了舌头,最终只能欲言又止。”

凌仕江其实对生活充满了更加深邃的思考,对人性有更多独特而深刻的剖析。不得不说,凌仕江的思维方式、思想水准,已经发生了质的蜕变与飞跃。我想,这是一位作家在经历生活的打磨,特

别是饱尝人生百味之后,对人生、对社会的总结和升华。

《微尘大地》不只是凌仕江写他的家乡,他还写他的文学人生、城市理想、自然与物博,写他看到的、想到的所有。在他笔下,一只鸣叫的蝉,无论是来自童年的家乡,还是蛰伏城市的窗下,它都是“一只通灵的蝉”,“足以照亮归乡者的万水千山”(《蝉自故乡来》);笋子虫给乡下少年带来的乐趣、蛙鸣带给城市与乡村不同的感受,还有那些人生路上可走可不走的路、可见不可见的人,都充满凌仕江独特的感情与思想;看似树、花、草、人和动物在尘世发出的形味声响,展示生命的悲欢喜乐,其实是凌仕江写作之路上的跃马扬鞭。

一个人的某些性格特征一旦形成,几乎很难改变。凌仕江也是如此。无论何时何地,我见到的凌仕江都是穿戴整齐干净、说话有条不紊。他的文章同样如此。即使选辑在《微尘大地》中的文章,也是每辑不多不少的10篇。我想这是一个专注于文字的人的细心使然。

凌仕江也是善于改变的。他在《那么远,那么近》中写道:“越是遥不可及的地方,越让人难以触摸,只好将它当成诗和远方仰望。”凌仕江正从遥远中走来,走向更远的遥远。

書香西藏

“展示场”与“思考场”——西藏博物馆、西藏美术馆观展有感

王厚珍

在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之际,第三届全国民族文艺评论人才培训班在拉萨成功举办,来自全国22个省市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,13个民族的55位学员学习近一周,其中现场教学环节走进了西藏美术馆与西藏博物馆。

西藏博物馆坐落在布达拉宫的西侧,自1999年正式开馆以来,便以“西藏历史与文化的缩影”而闻名。馆藏文物超十四万件,其中包括珍贵的唐卡、佛像、金银器以及契约文书等。这些文物不仅构筑了西藏自身的历史叙事,也折射出西藏与中原、印度、尼泊尔、克什米尔等周边区域的互动关系。博物馆的空间设计兼顾现代化与藏式风格,仿佛在提醒观众:这里既是历史记忆的储藏室,也是当代文化身份的公共空间。

相比之下,西藏美术馆则更强调当代性。西藏美术馆于2022年开馆,是西藏首个自治区级的美术馆,馆藏与展览内容不仅涵盖传统唐卡绘画艺术,也广泛展示西藏当代艺术家的探索成果,涉及绘画、雕塑、装置、影像等多门类。西藏美术馆的出现,意味着西藏文化从“被研究对象”转向“自我表达主体”的时代变迁。

无论是西藏博物馆的历史陈列,还是西藏美术馆的当代展览,核心主题都指向一个事实:西藏从来不是孤立的“文化孤岛”,而是中国与亚洲文明交流的重要枢纽。

在西藏博物馆的展厅中,人们能看到唐代中央王朝册封吐蕃王室的文物,也能看到元明清历代中央政府对西藏的行政管理痕迹。这些展品直接打破了“单一民族线性历史”的想象,呈现的是多民族互动下的文化网络。而尼泊尔工匠的造像风格、克什米尔金属工艺的精湛,无不彰显着不同文明相互交织、形成了独特的“藏式艺术”,这本身就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物证。

西藏美术馆则通过当代艺术的语境,进一步拓展了民族交融的内涵。例如,部分展览邀请内地及国际艺术家与西藏艺术家合作,探索“雪域”在全球化语境下

的视觉表达。这种艺术对话,不仅是一种跨地域、跨民族的文化交流,更是跨媒介、跨学科的融合尝试。艺术作品中的装置与影像常常混合现代科技与传统符号,让观众在沉浸式体验中理解“民族交融”不只是历史过程,也是当下进行时。

在学术研究方面,西藏博物馆与西藏美术馆都提供了绝佳的交叉研究案例。

西藏博物馆的文物展陈需要考古学、历史学、文献学、宗教学乃至艺术史的共同参与。例如,吐蕃时期的文书契约不仅是法律史的证据,也是语言学与社会学的重要材料。而唐卡艺术的流变则必须结合美术史、宗教学与民族学多重视角才能解释清楚。换句话说,西藏博物馆不仅是文物的“仓库”,更是跨学科研究的“实验室”。

西藏美术馆则推动了另一种学科交叉:当代艺术研究与民族学、社会学、文化人类学的结合。许多展览并非单纯呈现作品,而是强调艺术家与社区的互动过程。例如,艺术家深入牧区,与牧民共同创作的影像项目,既是艺术作品,也是一份人类学田野记录。这种跨界方法,打破了学科壁垒,让西藏美术馆成为多学科交汇的现场。

更为重要的是,西藏博物馆与西藏美术馆共同构成了一个“学术与公共之间的中介体”。学者们在这里采集资料、观察展陈,观众则通过沉浸式体验理解民族交融与历史变迁。这种学术与公共文化的互补关系,本身也是一种跨界。

西藏博物馆与西藏美术馆如同一体两面,一个面向历史,一个面向未来;一个强调文物的积淀,一个强调艺术的当下表达。它们共同构筑了西藏文化的现代格局,也成为中国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缩影。从民族交融的历史见证,到西藏现代叙事,再到学科交叉融合的学术探索,这两座文化机构不仅是“展示场”,更是“思考场”。



枝映寒漪

周文静摄



哦,那一片青裸地

高群斌

沿着日喀则郊外村子的土墙,我走进一片青裸地。

六月的晨雾早已将青裸田染成流动的松石色,露珠缀满的苗尖像极了刚睁开的惺忪睡眠。不远处年楚河的海声里,一望无际的碧浪正从雅鲁藏布江畔漫向我的脚边。我心潮澎湃、欲言又止,轻触簌簌摆动的青裸叶,叶脉里奔涌的绿意立刻顺着指尖沁入掌心。这些顶着银霜的幼苗总在破晓前舒展筋骨,把根系扎进酥油茶般温厚的黑土。牧羊人的乌尔朵甩出清亮的鞭响,羊群蹄声的晨光在叶尖跳跃,整片田野便荡漾起翡翠色的涟漪。

太阳攀上扎什伦布寺金顶时,青裸苗已悄悄褪去雾纱。我发现青裸新长出来的穗子总爱用绒须勾住我的袖口。“今天又蹿高了半寸吧?”穗苗得意地晃着腰肢,

将阳光滤成细碎的金粉撒在田垄间。风起时,成片的青裸便手挽手跳起弦子舞,绿绸似的波浪从我的皮靴漫过去,涌向雪山脚下的青裸酒作坊。

夏季的午后,雷雨总会不期而遇。豆大的雨珠砸在苗叶上,奏响叮叮咚咚的六弦琴。青裸们仰着脖颈畅饮,每片叶子都蓄满透亮的琼浆。雨后初霁的田埂上,新翻的泥土蒸腾着乳白雾气,仿佛大地在给幼苗们熬煮酥油茶。我常听见它们哑着嘴说悄悄话,把季风捎来的雪山故事编成拔节的歌谣。当月牙爬上卡若拉冰川时,青裸田已织就墨绿的锦缎。饱满的穗头低垂,沉甸甸的谷粒里封存着整个雨季的晨昏。收割机还未轰鸣的夜晚,田垄间浮动青裸的甜香,像是大地在分娩前温柔的喘息。

望果节的歌舞声惊醒了沉睡的麦穗,

让八九月的天地间骤然换了金箔的卷轴。青裸地里饱满的麦芒在风中互相叩击,发出碎银子般的清响;金色的阳光在麦壳上流转,恍惚看见千万双农人的手,从春耕的犁铧到秋收的镰刀,把光阴磨成了金秋里的蜜色。

村民们排成雁阵,藏袍的朱红镶边在麦浪里时隐时现。劳动号子应和着收割机的轰鸣,农具掠过之处,麦秸自动堆成金字塔。卓玛们背着柳条筐穿梭其间,发间的绿松石随着弯腰拾穗叮当作响,恍惚是散落的星辰坠入人间。打谷场的黄昏总是在麦穗的私语中苏醒,脱粒机张开金属喉咙,将金色的河流吞进又吐出。草屑裹着麦香在夕照里跳起回旋舞,落在老人家褪色的毡毯袍上;麦芒映在他眼角的沟壑,像大地的金钱在褶

秋天的底色是一抹紫色,它不像春红那般张扬,也不似天蓝那般让人一见便心生爱慕,却能开遍山坡,化作满世界的邦锦梅朵——卵形的花瓣裹着浅紫,花心藏着一抹鹅黄,风一吹就轻轻摇晃,像撒了满山的小铃铛。它们住进无数孩童的梦里,酿成无数奇妙的幻想。

这次我们的旅行,便在这满山遍野的“小铃铛”中展开。风掠过草丛,带着花瓣的轻颤,发出沙沙声响,那仿佛是豆蔻年华的少女摇着银铃,笑声清脆悦耳;山上的鸟儿站在枝头,亮开嗓子歌颂附近村民的勤劳;天空中飘起毛毛雨,雨丝温柔地落在花瓣上,为这场旅行披上了一层朦胧的纱;山坡上的松树晃动穿着绿衣裳的手臂,一个劲地朝我们挥手,盼着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快些靠近。我们几位大自然的访客,沿着陡峭的山坡,一步步走进了这场奇幻之旅。

好在走陡峭山坡时还算有惊无险,没人滑倒,也没人受伤。来到湖边,一阵带着泥土清香的风扑面而来,我和哥哥终于看清了邦锦梅朵的模样:花瓣边缘覆着一层细细的白绒毛,像给紫色裙摆镶了一圈柔软的蕾丝,雨珠沾在上面,又像缀了排碎钻,它们昂着小小的花盘,骄傲地展示自己的漂亮衣裳。“听说这花能辅助调节血压,摘些回去给爸妈泡茶!”哥哥说着,先蹲下身拨开花旁的杂草——怕不小心碰疼了这些娇弱的小家伙。他用指尖轻轻捏住花瓣下方的花茎,特意绕开绒毛最密的那截,怕弄乱了它们“蕾丝裙摆”,另一只手扶住花根附近的泥土,稍一用力往上提,连带着少许湿润的土粒,整株邦锦梅朵就稳稳拔了出来,花瓣还轻轻晃了晃,像是与脚下的土地轻声道别。

我学着他的样子,手指先碰了碰绒毛,软得像蒲公英的冠毛,邦锦梅朵似乎也不怕生,乖乖地任我触碰。我攥住花茎中段,小心避开那圈“蕾丝”,轻轻一扯,它便带着水珠跳进我手心里,花瓣还蹭了蹭我的指尖,像在跟我打招呼。不一会儿,我们俩的掌心就堆起了紫莹莹的花束,绒毛上的水珠沾在指缝,凉丝丝的,这些小花在悄悄给我们送清凉。

摘完花,我们满心欢喜,赶紧把刚烧好的山泉水用纸杯盛好,再把晒得半干的邦锦梅朵放进去。花瓣在热水里慢慢舒展,慢悠悠地展开裙摆,水也被染成了淡淡的浅紫色。“爸!妈!快尝尝!”我端着杯子递过去,妈妈喝了一口,眼睛亮起来:“有股淡淡的草木香,比普通花茶好喝!”爸爸也笑着点头:“咱们娃知道疼人了,真能干!”我也尝了一口,舌尖掠过一丝清甜,虽没什么“奇效”,但看着家人的笑容,心里暖烘烘的。

下山时,毛毛雨早已停了,夕阳把邦锦梅朵的紫色染得更柔,风里还飘着淡淡的花香。回头望那片山坡,松树仍在轻轻摇晃,漫山的邦锦梅朵也朝着我们的方向轻轻晃动,像是在挥手说“下次再见”。

这场藏着爱意与幻想的旅行,和那些可爱的小花一起,从此住进了我的心里。

绒里刺绣。

青裸地里,新式收割机履带碾过的地方,麦秆齐刷刷躺着躬,把青裸地珍藏了整个夏天的阳光倾倒在拖车里。农人们捧着酥油茶碗的手掌纹路里,还嵌着麦壳;青裸面的甜香混着汗水的咸味,早已被晚风揉成暖融融的雾气。

“该给土地盖被褥啦。”不知谁笑着喊了句,沾着草屑的靴子便踏进新翻的泥土。发酵过的牛羊粪冒着白气,像大地发出的叹息,又像替冬眠的种子呵着暖气。远处有牧归的铃铛声传来,惊起麦茬间的云雀,翅尖掠过最后几株倔强的青裸——它们正偷偷把籽粒塞进土壤的衣兜。当寒霜在黎明时分绣满拖拉机履带的齿痕,湿润的墒情已在沃土里酿成蜜。播种人的指尖掠过温热的犁沟,恍惚听见去年的麦穗在土层深处啾啾。新落的青裸籽蜷成翡翠色的逗号,而融雪正携着冰凉的星辉,在田垄上写下新的轮回诗篇。

数年光阴流转,我仍能闭眼描摹着青裸生长的弧线,仍能在画布上天马行空地涂抹着青裸那厚重深沉的色彩。那些与麦穗比高的岁月,与朋友们共饮甜茶的长夜,让年楚河水声都浸透了青裸香味。